

# 陌生男孩拼了命地把我救出来

热点关注

我开始变得理智起来，仔细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。然后，我把四周的情况告诉了外面的救援队伍，我说：现在这么挖是挖不出来的，你们需要的是吊车。

吊车来了。司机吊走了压在最上面的几块预制板之后，却不敢继续了。经历了地震，这些预制板都变得很脆，很有可能吊到半空中就会碎裂砸下来。爸把情况都告诉了我，我说：赌一把吧，出事了我自己负责。

那是生死攸关的一刻。后来听我爸说，当时所有的人都死死盯着吊车的吊臂，每个人都不敢大声呼吸。因为万一中途预制板坠下来，我就直接没命了。第一块板子慢慢被吊高，刚移到一旁就裂开了。这只是第一块，还有第二块，还是要赌命！

我爸当时有多紧张我不知道，我只听到又是哗啦一声，第二块板子也是在移开没多远的时候就碎裂了，如果砸在我头上，我就死定了。我的命真的是捡回来的。

这个时候，已经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了。

最初的救援没有用吊车，是因为上面的废墟里还有人。渐渐地，其他人都没了，吊车才一层一层地把废墟挖开，我才有了得救的希望。眼看还剩下两三层预制板了，吊车却不能再用了，因为那几层板早已碎开，再往下就要靠人工打洞了。

救援队从我前方大概一两米远的地方开始打洞，那个地方比较薄，但能打出来的空间还是很狭窄，他们怎么都钻不进来。最后，来了一个个子很小的男生，他不是士兵，就是来帮忙的普通百姓。拿了一个手电筒进来，光照到了我的脸上。

我当时好激动，抓住他的手，想让他留下来陪我。他说：没事的，我就是来救你的。他带了一堆工具，可是，铁锹之类的工具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都用不了，于是他就掏出一个铁凿子，在我头顶附近一点点地凿。

凿来凿去，成效不大。我说：那就从左腿的方向打洞吧，先把压着的脚给挖出来。他进不来，我就接过他的凿子来凿。我先把面前的东西凿走，等他可以往里面爬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俩就轮换着凿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终于破了一个洞，我终于可以看见外面的天色了。天已经亮了。

在我们的敲凿之下，我的左腿总算被挪出来了，但右腿还是插在里面，怎么都弄不出来。

于是我就找他们要刀。他们吓了一跳，以为我想自杀。我说自己想把被压住的那段给切掉，再爬出来。我爸真跑去借刀子和麻药，医生当然不肯借，要这么切下来，我肯定会被大出血，只会死得更快。

那时候的痛，其实已经不再是腿被压住的痛了。被压的时间久了，我的整条腿也就麻木了，痛的是腿里的韧带。我被埋在废墟里的时候，两条腿是分开的，左腿在上面，右腿在下面，就好像玩具一样被拉成特别扭曲的姿势，整个韧带被拉伸在那里，那种痛彻心肺。痛到什么地步？我为了忍住痛，把右手的食指放在嘴里咬住，韧带最痛的时候，我咬得满嘴都是血，血一直在流，我都感觉不到手的痛。那是一种软绵绵的痛，一直拉扯着神经，外面的人稍微动一下，我就痛得受不了。

后来我想，上天让我活下来真的是一种幸运，如果我没有学过舞

蹈，如果没有练过韧带，那种痛我根本承受不下来。我那时候才觉得，人真的是可以痛死掉的。可我不能死，我要活下去。

救援的过程中，余震又来了。所有人都往外跑，等到震得不那么强烈了，又都马上跑回来。之前钻进来救我的那个男孩，他一上来就哭了，他说：你一定不能死在里面，我们救了你这么久，你一定要活着出来。可我右腿的情况太复杂了，它埋得太深，根本就没那么容易凿出来。那个时候，谁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次余震，因为挖出的空间不稳定，我还陷在里头，任何一次余震都有可能要了我的命。

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当机立断。救援的人跟我商量，让我塞个东西在嘴里咬着，然后把我的右腿硬拽出来。我没有任何意见，也不想考虑别的方案了，就这么做吧。

他们往我嘴里塞了一团衣服，然后就拉住我的膝盖，一边数一二三，一边使劲往外扯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我的右腿就给扯出来了。说实话，我之前已经想象过这会很痛苦，但那一刻真正的疼痛，我完全是措手不及——一个人右腿内侧的肌肉全部被拉掉有多疼？我整个人被拔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嘴里咬的衣服都快被咬烂了，整个下巴就像是掉了一样。我面如死灰，一下子居然看不见了。周围都是漆黑一片，我浑身冒着冷汗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心跳像是忽然卡在那里了。深深吸进去的一口气，怎么都吐不出来。

我眼前一片漆黑。只听见大家七嘴八舌地叫着。“她要死了，她要死了！”“快点来人啊！”“掐她的命！快拍她的背！”大家都吓坏了，掐

人中的掐人中，掐手的掐手，拍背的拍背，人们都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。

最后，我终于咳了一下，那口气才吐了出来。回过神来的那一刻，我的呼吸也变得很虚弱，我看着身边手忙脚乱的人，轻声说：能不能把我女儿也弄出来，我要抱她一下。他们都摇头，说：你这个样子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先把你送到医院。

这时候，又有个人跑出来，扑在我身上，一直拉着我的手，他的劲儿好大，我感觉我的肉都要被拉掉了，他一边大哭一边说：“廖智啊，我们家的人一个都没有被救出来啊，你知道吗，咱们这一栋楼，就你一个人活着给抬出来了啊！你可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啊！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那栋楼被埋了四十几个人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幸运了，被压在整座废墟的正中间，有无数可能会让我死在里面，但我还是被救出来了，活下来了。我忽然觉得上天这么眷顾我，一定有它的旨意。

在我被送到医院之前，我抓住救我出来的那个男孩子，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可他只是摇头，一直在哭，哭得好大声。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，也记不清他的长相，我唯一记得的，就是那天他那张漆黑的脸，两道眼泪流过的地方是白的，其他地方全是黑色。

在我的眼中，他就像一个天使。我被埋了整整26个小时。或许我是那个男孩参与营救的过程中，唯一生还的一个。那天的记忆里，他站在汉旺镇的废墟中间，一直在哭，哭得那么大声，最后所有人都哭成了一片。

# 纪连海上《百家讲坛》多亏阎崇年推荐 5

大话娱乐

想做“学术超女”、“学术快男”，须甘愿被“修剪”

现在，有些文化层次又好读书的人，没有不知道于丹、易中天这两个名字的，他们早已成为各大型社会活动、电视节目的重量级嘉宾，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。有人把他们二人称为“学术超女”（于丹）和“学术快男”（易中天）。

但是“于丹、易中天”们的蹿红，并非偶然，需要具备以下条件：

## 1.会说话、形象好

我这里说的“会说话”，是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地给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要有绘声绘色讲故事的潜质。光能说，说得不幽默、没有亲和力，就没有电视收视率，导演们也不会选你；而“形象好”不是说长得非得像明星一样英俊漂亮，而是气质要好，有学者范儿、有气场。

## 2.擅改编

就是要有把学术著作改编成大众通俗读物的本领，或已经出版过畅销的通俗读物。

## 3.影响力

你的讲课或演讲在校内已被学生追捧，这说明你已经具备上电视的群众基础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。

## 4.学术力

你在学术圈里要有一定的名气，不见得是最顶尖的，但也一定是很不错的。

另外，你还要有不惧学术批评、反讽，以及各种羡慕、嫉妒、恨的胆量，不怕当“大款”，不怕当“明星”，甘愿放下身段的素质。

具备了上述“基本条件”，其他

的，电视导演都可以帮你策划、包装。语言和表情，编导可以指导你调整、修改。不懂得做电视，导演可以传授给你。电视导演们需要的是，你有能拿到电视上讲的东西，诸如选题、内容，外加“作料”——吸引人的“段子”、“包袱”。导演得有“货”可挑，或者你能根据电视导演的需求快速创作台本。

谁能上电视都得看电视台导演、主编、制片人的，学者们基本上是被动的，得等待他们来挑选。因为，他们要根据做电视的需求和标准看你是做电视节目的“好材料”。

我有个在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的朋友，他在和我聊天时，说起了他们选“主讲人”的程序和过程。

易中天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：你要想在《百家讲坛》讲好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甘愿被“修理”；第二个是你能够被“修理”。只有被彻底“修理”过的主讲人，才能包装成为符合《百家讲坛》流水线出品要求的杰出“演员”。

《百家讲坛》制片人万卫曾提出过选嘉宾的“三维人选轴”理论：这个入选轴中，Y轴是纵轴，对应这个备选主讲人的文化和学术根基；X轴是横轴，也就是备选主讲人跟大众交流的能力，要口齿清楚、思维缜密，同时最好有幽默感；而Z轴，则是直指人心的，就是这个人要有人格魅力，受观众喜欢。全部符合这三条的学者，才能进入正式的明星打造程序。

第一步是海选：首先，栏目组派人在各个大学校园内发布公告，征求主讲人；第二，请人文院系推荐几个好的老师进行面谈；第三，走访大

学生，让他们推荐讲课生动有趣的老师。然后是预选、初选、面试，经过一轮筛选合格，最后由制片人拍板。

也有的主讲人是熟人介绍。笔者就在一次和纪连海老师做节目的时候，亲自问过他是怎么走上电视的。他说：“这得感谢我的一个学生，他向他的爸爸推荐我，他爸爸又向《百家讲坛》的导演推荐，我就被他们弄上电视了。我这个学生的爸爸叫阎崇年。”

第二步是包装、打造：我们说的包装，是指让这些专家、教授先“洗脑”，把过去学术性的语言变成通俗性的语言、大家听得懂的语言、时代感强的语言，或用俚语讲解经典，把讲演、讲座、念讲稿的腔调变成讲故事的口气。讲故事就要有悬念，你的讲解几分钟就要为观众设计一个悬念。

第三步是播出宣传：一般被选中后，又进行试讲、试录，节目组就会录制几集或十几集，然后制作预告片提前预告，直至播出。等连续《百家讲坛》为日播节目十几集的节目播出后，主讲人也就“名扬四海”了。

## 专家成明星，有喜也有忧

但是，电视是把“双刃剑”，专家当明星有利就有弊。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。某电视台的一个科技栏目组为做一期“蜜蜂与人类健康”的节目，想从国内在蜜蜂研究专业里找最权威的专家，尤其是要找有过科普著作的专家，可经过一一筛选，不是学问好、口才不好，就是讲话太学术，不会讲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，都不理想。

这个节目组的一个编导是我的学生，他和我聊起此事，我给他推荐

了一个专家。那是我偶然翻阅一本健康杂志发现的一个很会做科普的专栏作者，几经周折，编导找到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青年副研究员，××农科院“蜜蜂研究所”蜜蜂专业刊物的主编。一经接触，编导发现，这是一位理想的“好嘉宾”，口才好，有专业知识背景（博士），办刊物懂科普，讲话浅显易懂，形象也不错。上了节目后，编导觉得是个难得的科普类节目的嘉宾，节目收视率和观众反馈都不错。

不久，她被电视人们一一发现认可，其他好几个健康养生类节目、生活服务类节目也纷纷邀请她做嘉宾。很快，这位蜜蜂专业刊物的女主编、副研究员就被电视节目炒成了熟脸，成了观众眼里的知名专家。她多次对我的举荐表示感谢。

可没过多久，她给我打来电话，大诉其苦。原来，她曾接受一档生活服务类栏目的采访，节目播出后，她陆续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，还听到一些业内专家不好的议论。

后来，她一看节目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节目有几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：第一，把她的身份打错了，“副研究员”的头衔被粗心的编导打成了“研究员”；第二，在节目里采访她的“同期声”被“断章取义”，她的话被用来“佐证”记者的错误观点，结论整个就不对，肯定会引发同行的笑话和议论。她在电话里，一个劲儿地后悔，说这个小编导把自己的名声给毁了，发誓以后再也不上电视了，不找这个麻烦了。

我安慰她说：电视是一把双刃剑，给你带来“利”的同时，也一定会带来“弊”。人出名了还会有人嫉妒呢，不能因噎废食。